

古戏台探幽

蒋良善

原创

—

戏曲，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形式，曾经在众多的艺术门类中独领风骚数百年，如历史上的唐诗宋词一样，创造过无与伦比的灿烂辉煌。然而，世间万物，盛极必衰，戏曲也未能幸免于这个客观规律之外，眼下的她，已是江河日下，几近明日黄花。但随着戏曲光芒的黯淡，她的伴生物——古戏台的迷人风采却日渐凸显出来，引起世人的惊叹：世上竟有如此美仑美奂的建筑艺术精品！

当然，这种赞叹更多地属于江西省乐平市——因为，这里号称中国古戏台博物馆。

通常意义上，戏台戏台，顾名思义，是供演戏用的。但世上许多属于人们精神创造范畴的事物，都不可能是单一意义上的存在，纯之又纯的纯美主义找不到的。人们在创造的过程中，不仅仅出于美的考虑，还会融入自己的信念、信仰和理想，使之变得丰富、厚重，多姿多彩。因此，我们的祖先在给后人留下完美的同时，也留下了一块块充实而又未知的空白。

那么，在乐平古戏台的背后，深藏着的又是怎样的一个精神世界呢？

我们不妨先来见识一下乐平古戏台吧。

—

翻开世界文明史，几乎所有的灿烂文化都是与河流有关的。哪怕是一条极小的河流，也能流淌出独特的个性。在江西，就有许多地方大戏剧种是以河流来命名的：东河戏、西河戏、宁河戏、信河戏。。。。。。等等。因此，浩瀚的鄱阳湖，汇集的不仅是一片汪洋，更是满湖醉人的地域风情。鄱阳湖的东岸，广袤的平原被一条大河撕成了两半，这便是孕育了赣剧主要流派——饶河戏的饶河。沿饶

河逆水而行至姚公渡，饶河一分为二，右面的那条便是乐安河，沿乐安河上溯三百里，便是有着中国古戏台博物馆之称的乐平市。

当得起博物馆之称，最起码得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数量众多，风采各异，工艺精湛。

据乐平市文化部门二零零二年统计资料显示：全市现有古戏台四百一十二座，占江西全省古戏台总数的五分之一强。这些戏台星罗棋布于全市各乡村，建筑年代自宋至今，跨越六百多年的时间，其数量的庞大及呈地质层状发展的清晰脉络，隶属世所罕见。

诚然，引起世人瞩目的还不仅仅是数量。二零零零年，湖北一家黄梅戏剧团来乐平市观峰乡演出，就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到过许多地方演出，但在这么漂亮的花台上演出还是第一次，感觉真好。”乐平古戏台的精美由此可见一斑。可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观峰古戏台尚不足以成为乐平古戏台的代表。

从属性上看，乐平古戏台大致分为宅院台、庙宇台、会馆台、祠堂台和万年台等五种。其中最多见的是祠堂台和万年台。而最能体现乐平古戏台登峰造极的建筑艺术的也是这两种台。

走遍乐平的每一个乡村，你肯定找不到完全相同的两座戏台。正如赣剧艺术有着众多的声腔流派一样，乐平古戏台既有着统一的地域色彩，又显示出不同的个性风格。

我们不妨先从总体上来了解一下乐平的古戏台。

乐平古戏台在建筑造型上大体有如下五种：

第一种为较简单的一种，如同一座三开间的房屋，房屋的两侧是带马头墙的硬山式墙面。只不过正立面是开敞的，中间作为演出场地的开间比两侧的次间要宽得多。

第二种比第一种略显复杂，是中间一个开间的屋顶抬高，而且正立面中间的屋顶还带两个高起的翘角，形成歇山顶的形式。

第三种与第二种相比，不同的是中间突起的屋顶由一层迭加成三层，形成三重楼，五个楼顶。

第四种更为复杂，不仅有五个屋面，而且有五个开间，不过只有中间三个开间开敞作为舞台，两头的两个开间为乐队使用。另外，

舞台的两侧也没有马头墙，因此从侧面看过去，戏台的造型也非常富有变化。

第五种是在第三种的基础上，两边各增加一个开间，形成五开间、七重顶硬山式的戏台。然而，两头两个开间也和第四种一样，是不开敞的。

这五种类型的戏台又有大致的共同点：舞台中部用后屏壁将后台分隔开来，后屏壁两侧为“出将”、“入相”，即上下场门。有的戏台上下场门甚至有两对或三对，多处理成阶梯平面，相当于现代舞台的侧幕或边幕，视觉在两侧界定的范围内。台基一般在一点六米左右，台面至天花板间的距离四米左右，台口立柱间距离为九至十米，左右立柱至陪房各两米左右，总长度为十三至十五米。台口至屏风进深四至五米。，

在装饰上，这四百多座古戏台更是如群芳争妍，各领风骚。但总体上仍有着大致的统一风格。台面均为牌楼式，三五重不等，台脊形式多为歇山顶或硬山顶，台面飞金上漆，金碧辉煌，屋脊中央均插有方天画戟，屋脊的两端翘起的是线条优美的鳌鱼，隆起的层层屋脊向外延伸部分，都呈极挺拔的飞檐翘角，檐下一般都悬挂风铃铁马。几乎所有的屋脊上都栖有祥禽瑞兽；戏台天棚中央，则大都使用了当时绝对是禁区的皇家建筑装饰——藻井。台上几乎所有的木构件上都被巧妙地雕刻成精美的浮雕：或吊钵，或花蓝，或琼草瑶花，或狮虎龙凤，更多的是各种戏文。这些雕刻造型之优美，工艺之精湛堪称木头上的刺绣。

具有祠堂台和万年台双重身份的 浒崦古戏台是乐平古戏台的杰出代表。

这是一座晴雨双面台，始建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据说它是募集 70 余名能工巧匠，历时三年始得完成。该台建筑面积为 2400 平方米，由戏台、看台和名分堂三部分组成。戏台部分系晴雨两台相背，宛若连体婴儿，晴台为建筑主体，座北朝南，梁柱粗壮气势恢宏。台面游梁的主题图案，是象征天下安定的“九合一匡”的浮雕——《九狮过江》，一条飘逸的丝绸，巧妙而又自然地连着九头神态

各异的雄狮，轻柔中透着刚猛，散发着纠纠逼人的雄浑气势。下面是一方数十个戏曲人物群雕，这些人物姿态各异，神情毕肖，无一雷同，却又不着痕迹地构成一幅世态众生象。两边对称分布着刘海戏金钱的雕塑，昭示着富贵与吉祥。所有的门窗、壁、叉手等均饰有众多古典戏曲情节场面及花、鸟、狮、虎、麒麟、罗汉、观音。而在这些浮雕图案中，镶嵌着无数的玻璃小镜，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为戏台平添了一层神奇的色彩。台脊为歇山顶式，泥质灰瓦，正中一组方天画戟，插在矗立台脊中央的一座迭起的红黄蓝数色彩瓷宝顶上，直刺青天。宝顶两侧饰有对称的无名石雕蹲兽，呲牙咧嘴，面目狰狞，让人不寒而栗。戏台左右均配斗拱，斗拱上面飞檐翘角，檐下悬挂铜质风铃，风起铃响，仿佛梵音天乐，令听者俗念顿消。上得台去，正壁为八开屏式隔门，左右各开拱状门两扇，侧壁饰有巨幅松鹤壁画。台中天花棚顶别出心裁地饰有中、左、右三口十分考究且华丽的螺旋式藻井，中央藻井直径超过三米，除螺旋式花纹外，另嵌有“封神演义”八岳木质雕塑。台柱与正壁柱上，分别悬挂有木质镌刻的描金楷体楹联。其中立柱上的道是“浒崦拥春莹毗联程氏文章久看愈好，鸣山寿面镜欢照古公稟绩焕发英姿”。这时再回过头来看正壁，一方以淡黄色的十八罗汉浮雕为衬底，镌刻着“久看愈好”四个描金大字的匾，醒目地悬挂在正中，字体苍劲而圆润。透着自信、自豪。也隐含着一股目空一切的锐气、狂气，与内容相得益彰，初看流淌着俗气，细究却耐人寻味。

乐平古戏台作为一种精致的建筑艺术品，极其完整地体现了中国艺术所贯穿的舞蹈精神，给人的感觉是沉稳中蕴藏着飘逸，雄浑中律动着轻灵，粗犷中夹杂着细腻，祥瑞中隐含着肃杀。凡是亲眼目睹过的人，无一不为那超凡绝俗的艺术想象力和出神入化的艺术创造力所深深折服。用《诗经·斯干》中的话“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翬斯飞”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同而不一，繁而不杂，这也许就是乐平古戏台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乐平古戏台数量如此之众，建筑艺术如此精妙绝伦，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乐平是赣剧流行的腹地，而赣剧又是以搬演宫廷大戏为主的剧种，戏台多说明这里的人好戏，戏台的造型是为适应演出风格。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以之来解释完全意义上的古戏台现象，恐怕失之牵强和肤浅。

中国的戏曲剧种有三百多个，而每个剧种都有自己的一大批铁杆痴迷者，且这些剧种中擅演宫廷大戏的皮黄、梆子系统不在少数，为什么那些地方没有出现这种古戏台现象？况且，在戏曲艺术每况愈下的今天，乐平古戏台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冒出了不少新的仿古戏台。这不能不让人颇费思索。细细究来。古戏台现象的背后，到底隐藏着多少不解的结，恐怕不是一二句话所能说得清的。

不可否认，乐平在戏曲地理上处于一个得天独厚的位置。滔滔的饶河水，不仅为她的儿女奉献了滋养生命的乳汁，在对待外来文化时，她也表现得宽容大度。当温州的南戏跨越了千山万水来到她身边时，她接纳了这朵艺术奇葩，并植入了自己的基因，使之演变成了风靡神州大地的弋阳腔。后来，当西皮、二黄、梆子、浙调呈乱军之势涌入时，她再次施展非凡的本领，把这些南腔北调调理成具有自己风范的剧种——赣剧饶河戏，使自己的儿女也有了一份愉悦、骄傲和自豪。同为饶河的子孙，而乐平最为得宠——他处于赣剧流行的中心，又同时汲取徽、饶（州）文化的养分，一时，班社蜂起，戏台林立，子民们一个个被饶河调醉得如痴似狂，更有如塔前乡绅洪汝义者，干脆建了一座气度非凡的宅院台。

如果仅仅为了好戏，是大可不必大兴土木去建那豪华的戏台的——要知道，乐平人搭草台的工夫，那也是一流的。至于说为了搬演剧目的需要，也是无稽之谈——演什么样的戏，配什么样的景，是戏班、社考虑的事，根本不用观者操心。戏台的风格恰合了宫廷剧目的需要，只能是一种巧合，而非建造者的初衷。

对于美的东西，人们在探索它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时，往往会人为地拔高它的层次。岂不知，美丽的罂粟花的种子会是令人诅咒的鸦

片，而世人在赞叹金字塔的辉煌、万里长城的宏伟时，有几人能想到这是奴隶们血泪和汗水的结晶，是统治者暴政的使然。乐平人总爱津津乐道于自己的文化昌盛，人才辈出，动辄“洪公气节，马氏文章”，言必朱熹、姜夔的“高邻”。这确实是值得引以自豪的，但用这些来解释古戏台的繁荣昌盛，则有唱《拉郎配》之嫌。中国这么大，出贤人的可不止一个乐平，况且，戏曲和古戏台是纯粹来自于民间的艺术，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遭受的是不齿、排挤和压制、摧残。如果不是植根于民间这片沃土，很难想象这门艺术会有如此顽强而又旺盛的生命力。至于赵善庆等人撰写剧本，对戏曲的推波助澜，绝对不能看作是官方和士大夫们对戏曲艺术的认可和支持——因为在他们眼里，赵善庆之流曲词再好，音韵再美，也算不得是个正经文人，至于《太和正音谱》将其杂剧誉为“兰田美玉”，那不过是同行之间的惺惺相惜罢了。因此，关于古戏台现象的成因，还得从民间去另行探寻。

三

“稻末流脂姜紫芽，芋魁肥白蔗糖沙。村村沽酒唤客吃，并舍有溪鱼可叉。”这是宋人权邦彦题写的诗《乐平道中》。从诗中可以看出，宋时的乐平农村，就已经是小康生活水平了。结合乐平的地理位置来看，这首诗应该没有粉饰太平的动机。乐平地处赣东北腹地，交通便捷，物产丰富，虽难避天灾，却少有战祸，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都较为发达。“富而思乐”，这自然而然为古戏台的繁荣夯实了物质基础，谁都得承认，就乐平任何一座古戏台的繁复和豪华程度，无论它修建在哪个年代，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不敢问津的。但这仍然只是个外因——尽管很重要。

中国的农村，几千年来始终保持着氏族宗法的血缘传统，聚族而居，同姓一村。在乐平，三、五百户的大村庄随处可见，有的甚至更多，诚所谓“刘三千，戴八百，走到名口着一吓”。这种社会形态通过宗谱和祠堂不断得到强调和加固。“客亲三代，家亲万代”至今

仍是至理名言。这种聚居方式使得广大农村长期处于一种封闭、落后的状态，非战争和其他万不得已的原因，人们谁也不肯迈出村子半步，哪怕外面的世界精彩得一塌糊涂。但它也显示出无可比拟的优势——巨大的凝聚力。古戏台的出现便是这种凝聚力的最好明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众埠镇张家村兴建了一座新的仿古戏台。筹备过程中，由于十年“文革”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和摧残，使村民们在“文革”结束十多年之后仍心存余悸，当然，也不排除政府部门思想不够解放，对传统文化的漠视甚至横加阻拦给农民造成的心理压力，他们动用了只有中国农村才有的氏族房股的力量来主持建台大业，并很悲壮地签下了协定：主持人一旦因此罹祸或坐牢，将由全氏族的人出资，无条件的赡养他的妻子儿女。多么可怜、可悲复可敬的举动啊！由此可见古戏台在乐平人心目中的地位，正是它使这种原本已经非常牢固的氏族宗法关系达到了一种极致。

如果说修谱、续谱是维系氏族血缘宗法关系的纽带、祠堂是纽带的轴心，那么戏台的出现则使宗族的资本有了炫耀的窗口——宗谱除了开谱的那一刻，平时是不轻易示人的，祠堂除了礼请来的贵宾或受惩戒的“族敌”，一般也是不许外姓涉足的。可是，宗族的威风是不能不抖的，宗族的荣耀是不能不炫的。于是，小到添丁进口，大到高官显赫的喜事，便只有通过开、点谱的形式，通过古戏台向外界尽情地展示。古戏台成了宗族重要的新闻发布场所，试想，众目睽睽之下，没有一座体面的戏台，是何等地不可想象。上面提到的张家村建戏台，就是认为原来的戏台破旧，有损村格、族格而重建的。由此也不难理解双田镇的横路一个叶姓村子竟有五座戏台的原因了。也正是有了宗族间的这种明着攀比、暗中叫劲的缘故，才使得乐平的古戏台异彩纷呈，争奇斗艳的。浒崦戏台正壁上方的匾额“久看愈好”可说把氏族间这种互相攀比的心态披露得淋漓尽致：邻村华家的戏台落成后，匾额上题的是“顶可以”，自谦中透着自满；浒崦戏台落成后，就毫不客气地针锋相对，来了个“久看愈好”；至于匾额上题“还眼债”一说，不排除人们对建筑艺术和造价都不上档次的戏台的挪愈和鄙薄。

乐平古戏台的繁荣与宗法相关的原因应该还有另外一个——攀华宗。乐平从前是全国闻名的械斗之乡。“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推而广之，“天下同姓一家人”，不信吗？有宗谱为证。于是，凡发生械斗，必邀请华宗助阵，之间平时便少不得拉拉关系，套套近乎，联络联络感情。“走亲走亲，不走不亲，越走越亲”嘛。但宗族之间不象户家，有那么多时节、红白喜事使得大家互相来往：开谱大典至少也得二十年一次。于是戏台落成后的游台庆典、重修庆典、请华宗的戏班逢年过节来演演闲戏，便成了华宗间来往的最好由头。于是，戏台常修常新，越修越多也就不那么让人费解了。

古戏台在乐平乡人的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还因为他们从古戏台身上寄托着自己对神权的崇拜。走在乐平的乡间，你随处都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没建戏台之前，我们这村里老是有祸事，建了戏台就太平了。当然，建了戏台也有不太平的，那是因为戏台的位置不好，压住了龙脉却反而压不了邪气，遇上了这种情况自然是重修。其实，戏台的镇邪功能无论是从戏台的外观还是游台开台剧目上都可以看得出来。凡是看过乐平古戏台的人，都不难发现：乐平古戏台的造型受佛教建筑的影响很大。屋脊中央的宝顶，其实就是一座缩微宝塔，那莲花瓣或螺旋状的藻井，应该是受到了佛座和佛髻的启示，鳌鱼来自观音的传说，而那飞檐下的风铃铁马，当是从梵宫寺院中舶来。戏台落成，游台庆典的第一出戏必是《九老天官》，而这是一出戴傩面具表演的戏，其功用不言自明。凡此种种，再加上木雕中的祥禽瑞兽，瑶花琼草，无一不昭示人们对凶邪的趋避和对祥瑞的祈盼。

至于说到对王权的崇拜，也并非空穴来风。中国的农民向来被视为逆来顺受、安守本分的典范。但他们在饱受权势欺压的同时，心理也涌动着对至高无上的王权的渴望。明显的例证当然是历史上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其领袖哪一个没有称王道孤？最杰出的代表当首推朱元璋——这个曾在乐平境内死里逃生的农民天子。即便鲁迅笔下的阿 Q 有时得势也便说“我想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想是谁就是

谁。”有段戏曲唱词道得好：“谁不爱官大多荣耀/谁不爱威风压群僚/谁不爱金银铺满道/谁不爱妻美子多娇。”

乐平人称皇帝为“皇帝老子”，乐平人所津津乐道的饶河戏名伶夏廷宜揭竿而起后给自己的封号便是“混天大王”。乐平农家住宅的屋脊多饰有状元帽。戏台屋脊上象征所向无敌的方天画戟以及同属开场雉戏的《跳加官》、木雕《魁星点斗》等，无一不显示出人们对权势的崇拜与向往。

曾经有这么一个真实的笑话：某业余剧团上演《满堂福》，台下一骑在父亲颈窝里看戏的孩子突然指着台上扮演唐王的演员说：

“爹，你看，皇帝还戴手表的。”做父亲的不以为然，反而责怪儿子的大惊小怪：“咳，皇帝什么没有，还没手表？”语气中对皇帝的无所不有的羡慕超过了对儿子“无知”的轻蔑。封建社会里等级森严，凡与皇家有关的东西，民间皆视为禁忌，穿衣不着黄，画龙不点睛，稍一冒犯，便会招来杀身之祸。惟独在戏台上是个例外，人们不仅把自己对王权的渴望楔入戏台，而且可以在戏里尽情地过上一把帝王瘾。还有，在戏场上看戏，常常有人突然晕倒，人们通常认为是被煞神击中，最有效的抢救方法就是借戏班子里的皇帽给患者戴上。连煞神也能击退，这王权在人们的心目中该是何等的威风？在鉴赏乐平古戏台建筑艺术的过程中，还有一点也是引起了人们注意的：即那斗拱上的二重或三重飞檐翘角，不能简单地视为民族建筑风格的体现。因为他们翘起的角度和伸展的长度都被夸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们挺拔、陡耸，如戏中武将背后的靠旗，又如数对舒展拍击的鹏翅，给人的感觉刚劲多于轻柔，似乎有一飞冲天之势。这种造型在中国的古建筑中是极为罕见的。这其中，除了有技艺的炫耀，除了对险、奇、美的追求外，很难说之中没有注入人们那种挣脱重负、飞黄腾达的理想。

如果说乐平的中上层封建知识分子没有直接作用于古戏台，而是用自己的业绩与威名催生了古戏台的繁荣的话，那么，下层的乡儒耆宿们则把古戏台当作了卖弄文才、一吐心中块垒的极好场所。

据史考，乐平的先民大多是宋元时南迁来的北方仕族。千百年来，江南的山水未能柔化了乐平人身上的那股豪气。争强好胜，比文斗武，便是他们的秉性。戏台一落成，便成了乡儒们的擂台。这时他们一扫平时的谦谦君子之风，互相贬斥，自我吹嘘，都期望自己的墨宝能够挂上戏台而流芳千古。须知，这可是名副其实的传世之作呀！他们穷毕生所学，熔铸于这方寸之地，其中果真不乏脍炙人口之作，如“咫尺天涯评论是非功过，须臾岁月历数万古忠奸。”“三五步走遍天下，四六人百万雄兵。”“金榜题名空富贵，洞房花烛假凤凰。”“眼界抬高不怕前头遮住，脚跟站稳何惧后面挤来。”还有更绝的，如“坑流激扬兰亭佳句，口吟丽赋铜雀名篇”。“南凭障岭同漫舞，岸依泊水伴笙歌。”“菱池涵玉石南英北房昔时风水地，田园载万家双溪西岭今日鱼米乡。”等等。这些楹联文句佳、书法美，它们被镌刻镏金，挂在戏台两边的立柱上，不仅成为古戏台得点睛之笔，也为古戏台平添几分雅致。也正因为有了乡村知识分子的加入，戏台的选址也更为讲究情趣。镇桥徐家村的戏台被三口莲池簇拥，演戏时戏场上的热闹非凡与荷塘的清新恬静相得益彰，紧锣密鼓催着荷花开放得更加灿烂，而荷花的幽香也使得人们更加神清气爽、爽心悦目。

另外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乐平古戏台曾经有幸见证过历史的风云际会、人世间的沧桑巨变。一九三三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在众埠界首村戏台上宣布诞生，方志敏在这里点燃的革命烈火曾经红透了赣东北一角。而在这之后的三十多年，那个史无前例的年月，所有的乐平古戏台上都在上演着同一出活生生的人间悲剧——当代的《司马师逼宫》。真正的牛鬼蛇神把持着舞台，而多少忠臣义士却衔冤跪了台角。

古戏台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审判台，这是乐平古戏台的不幸，也是她的大幸。

四

正因为赋予古戏台的功用远远超出了演戏之外，所以在乐平，人们直称它为“天赋子孙基”。在他们心中，古戏台不是建筑物，不是艺术品，而是神物、是圣器，是一村人的眼珠子、命根子，所以建造时耗资巨大也在所不惜，建成后则倍加呵护。他们可以视自家的住房穿舍漏壁而不顾，而戏台的一砖一瓦却牵动着他们的每一根神经。人们不仅小心翼翼地看护，还经常进行检修，每隔几年还得油漆一遍，或打开镶板，唱他几天几夜大戏，冲一冲晦气，生怕冷落了它，演出一完，又马上上好镶板，以免烈日暴雨褪去了戏台那艳丽的姿容。

乐平古戏台保存完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客观因素---稳定的社会环境，乐平的地理形势无论从自然、经济、文化、交通来说都是非常优越的，按理，这该是兵家必争之地，但或许真是天佑这一方子民，自朱元璋大战鄱阳湖之后，这里再没有遭受过规模较大的兵燹战乱，太平天国也好，抗日战争也好，都与乐平擦肩而过，包括古戏台在内的文化建筑幸免于难，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二十世纪的今天，人们对历史重新审视，对古戏台的价值重新评估，古戏台必将会在新时期的乐平文化、经济建设中担当重要角色，增添全新的内涵，焕发出新的光彩。

也许有一天，当古戏台不再因袭过多的重负，人们欣赏它只剩下一个“美”字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将会看到乐平古戏台那光辉的名字。